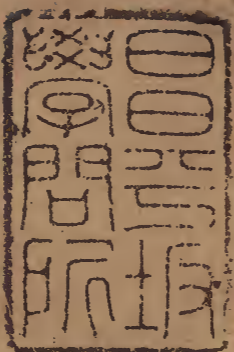


禮記析疑



					漢書門
			八二九七		
		六二七			
八六二					
冊架函號類					

內閣文庫			
			漢書
		八二九七	
	三八七		
三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297	
冊數		8	(3)
函號	274	32	

七之十一



禮記析疑卷之七

淺草文庫

同里劉月三

高淳張彝歎同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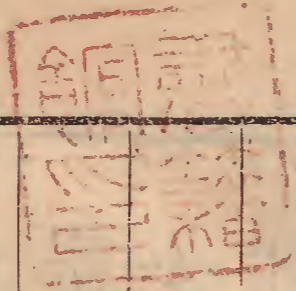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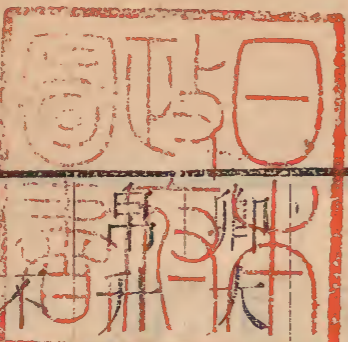
桐城方苞著

上元翁蘭友

曾子問

夫士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大祝禫冕執束
自西階盡等不升堂命毋哭

日冢宰而日攝主者或冢宰喪疾亦得以他
卿攝也告子生攝主涖之子冕則就羣臣之列



以執事而不稱攝主。別嫌也。子未生，朝夕之奠，宰為攝主，宜升堂。聞子生，則與卿大夫同位於階下，而不與祝同告。三日子見，然後從子以升。示既有嗣君，則致攝主之事，而共宰臣之職也。

○尚書顧命、太保、太宗與太史俱，此記子見，宰宗人從祝，以是知先君在殯。太宰、宗伯有大事，必偕，而四卿皆無堂事。大司徒掌屬，弘大司馬皆無堂上之事。有司必專司其事，然後得與。故顧命無祝，以無告神之事。子見無史，以無冊命之事也。

告嬪而不升堂，以別於子見而前導也。

反位遂朝奠

曰遂朝奠，則知告必以朝。如既朝奠而生，則以次日之朝告也。

三日眾主人、卿、大夫、士如初位。

生時三月而見，薨則三日而見者，重嗣續急欲慰先君魂魄也。

少師奉子以衰

世子始生，見於君，卜士負之。君薨，則奉子以少

師以生即嗣國故視猶君也。

宰宗人從

前日太宰太宗後日宰宗人省文也。

入門哭者止

告子生祝升盡階始命母哭子見則有列於殯宮者已前知之故入門而哭者自止也禮行必以朝故並當朝哭之期。

子拜稽顙哭祝宰宗人衆主人卿大夫士哭踊三者三降東反位皆袒子踊房中亦踊。

始哭而不踊者象始死之啼也後乃踊者象斂時之踊也。問喪篇三日小斂而後有踊之文士喪禮未斂君使弔則踊大夫弔則不踊是常禮斂而後踊也。皆袒者子袒則衆從之象始死之禮也。疏謂堂上堂下之哭非正位故不袒今反朝夕哭位故袒非也。袒止於三天子諸侯即致隆恐亦以五與七爲度不聞朝夕哭皆袒也。堂上堂下不袒者子未袒也。子未袒者象始死將飯含而後袒也。知子袒者以後稱襲也。子在抱。

所謂袒者特弛其外服非及體也。○奔喪哭踊時位亦異序祝於宰宗人之上以奉子者哭則祝繼之以倡踊也。

奠出

世子之生急欲聞於先君故既告而後朝奠子見之後曰奠出則奠已先陳矣蓋世子生三日見於君接以太牢必朝食而後行禮。內則冢子未食而見乃三月故朝奠亦設於子見之前也。祝既稱子之名以見則宰宗人必前期預定其名而記無

文蓋一時間答非如記禮之書儀節具詳既稱名則知名已預定猶云奠出則奠已前設可知也。

大宰命祝史以名徧告于五祀山川

徧告于五祀山川于當作及下以名徧告及社稷宗廟山川及當作于蓋互譌也未葬子生無不告於宗廟社稷之理云徧告及五祀山川則宗廟社稷不必言矣既備舉宗廟社稷山川而曰及則贅矣故知當作于也。

三月乃名于禩

疏云告殯宮中主以斯時尙未有禩廟也但虞而作主諸侯五月而葬設始殯而子生三月殯宮安得有主蓋卽以殯宮爲禩也始生卽云告于禩則爲假禩之稱而非有廟有主明矣經傳多稱殯宮爲廟與此同義○陳從王曰君之魄體尙在殯宮子三日而見故早名之旣葬而告於禩則遲之三月以安養孺子宜也以名徧告及社稷宗廟山川

序社稷於宗廟之上者國君主社稷旣名于禩則先社稷而後羣廟宜矣

乃命國家五官而後行
不言卿而舉五大夫卿數不一而大夫必五也
命及大夫則卿不必言矣

諸侯相見必告于禩朝服而出視朝命祝史告于五廟所過山川亦命國家五官道而出反必親告于祖禩乃命祝史告至于前所告者而後聽朝而入

諸侯見天子則慶賞黜陟行焉故告於社稷宗廟山川以致其震動恪恭之意也諸侯相見非社稷之役故不告於祖而境內山川亦不徧告也反必親告於祖禰者自禰以上出未親告也見天子不言者不必言也

自啓及葬不奠行葬不哀次反葬奠而后辭於殯遂修葬事其虞也先重而後輕禮也

禮以義起事死如生母殯啓則父不奠原父之情而輟之也父未葬則母不虞原母之情而俟

之也或曰啓以後柩車爲重主人不敢擅離而父奠又非他人可攝故不奠也。旣夕禮夙興則夜過中卽興而至祖廟滅燭則已質明矣以陳饌設器啓肆載柩事充時迫故無暇更設奠於在殯者蓋下室之饋饌具如常雖缺殯宮一日之奠情可安也

曾子問曰將冠子冠者至揖讓而入聞齊衰大功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內喪則廢外喪則冠而不醴徹饌而埽卽位而哭如冠者未至則廢

外喪謂喪家在國外也。蓋伯叔父兄弟仕於異國，或被放聞喪，不得奔，或奔而未得遂行，故卽冠所徹饌而埽爲位而哭。若死者不同居，或客死而妻子在本國，則宜奔哭於其家，不宜爲位於已之廟矣。至王臣於后，侯國之臣於夫人，雖當祭聞喪而廢，不宜於冠，乃不廢也。舊說大門內外誤矣。

如將冠子而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小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除喪不改冠乎。

陳氏集說謂齊衰以下可因喪服而冠，斬衰則不可。蓋因曾子所問自齊衰而下求其義而不得，遂意爲之說，非也將以冠爲嘉禮，不可加於凶服，則小功之輕且因喪服而冠矣。將謂斬衰痛深不可以舉嘉禮，則齊衰之服兼父沒爲母三年與祖父母之期，其痛不爲淺矣。曾子所問自齊衰以下正爲斬衰因喪服而冠，至除喪之日去冠期已遠而服又極重，自不得改冠，故以齊衰以下或尚可改冠爲疑耳。

天子賜諸侯大夫冕弁服於大廟

大夫而有未冠者亦謂內諸侯世有采地如周
召之支子耳卿大夫士之子未冠皆無爵者也
故可因喪服而冠若繼世之諸侯與畿內公卿
之適子則爵列甚尊將以冕弁冠則天子未命
不敢私服也而又不可以無爵者之服冠故諸
侯之嗣必因類見卿大夫之子必待終喪而後
請命於天子天子假於太廟以賜之所以無冠
醴者醴乃加冠之賓所以禮冠者天子既賜以

冕服不敢更加冠故惟設奠以告祖禰因使人
酌酒而自卒爵焉自醮以榮君之賜而無加冠
之賓則亦無饗賓之禮故云酌而無酬酢曰醮
耳○儀禮不醴而醮者亦有賓謂國俗不同用
醮而不用醴者若此篇所謂冠醮則無賓知然
者既已加冠則奠後有司執事者進醮爵而無
賓猶女子未許嫁而笄則婦人執其禮而無女
賓也禮以義起加冠重禮故以屬賓賓親加因
親醮冠者若專以醮屬賓則褻矣故知有司進

之也歸奠而補醮者以受服於公朝無醮也
已祭而見伯父叔父而后饗冠者

古者期之親即異宮必同都宮故可見伯叔父
而後饗冠者舉伯叔父則同室之兄弟姊妹姑
見於內寢者不待言矣

天子諸侯之喪斬衰者奠大夫齊衰者奠士則朋
友奠不足則取於大功以下者不足則反之

天子諸侯斬衰者奠皆異姓之臣同姓不與所
謂衆主人是也大夫齊衰者奠其臣斬衰者皆

與不足然後取於齊衰也士則朋友奠不足始
取於小功蓋親者不使執事以間其哀上下所
同也知大夫齊衰者奠以補斬衰之不足者禮
盛於士而專取齊衰之兄弟則事不給也下文
天子諸侯之喪祭不斬衰者不與大夫齊衰者
與則以補斬衰之不足明矣士取於疎者而大
夫取於親者何也執事者皆斬衰而以輕服間
焉則不稱也士取於兄弟大功以下者明從祖
父從伯叔父之小功不與也



總不祭

總不祭。屢見於經。然似不可通行。如鄭宋諸大族。總功之喪。無時無之。宗廟之祭。必曠絕矣。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喪者。不祭。故也。於母之恩。尚以承祭。斷之。乃以功。總廢祭。不亦舛乎。假令大夫之子。爲士。乃以四世兄弟之服。而廢高曾之祭。先王之禮。必無是也。詳見大夫之祭條。昏禮。旣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壻使人弔。如壻之父母死。則女之家亦使人弔。

父喪稱父母。喪稱母。父母不在。則稱伯父。世母。壻已葬。壻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弗敢嫁。禮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后嫁之。禮也。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

女不嫁。以待壻。壻免喪。而別娶。已非人情。壻不娶。以待女。女免喪。而別嫁。尤害義傷教。此注家之誤也。其禮與辭。乃爲有吉日。而設不得嗣。爲兄弟者。謂不得繼嗣。前所擇日。而成婚禮也。事吉。

先近日必在旬之內而致命在既葬之後故曰嗣謂繼續前期而更擇日也女氏許諾許以改期也免喪而請請其日也壻弗取餘哀未忘不忍速受室也而后嫁之強而後可即嫁於免喪之壻也若既納幣而未請期則無此禮與辭矣。設彼家父亡此家母在又無伯父叔父將不弔不致命乎禮窮則變稱母以致命可也無女主則男主拜女賓於寢門內無男主則女主拜男賓於阼階下面拜猶可况致命乎設父母皆亡又無伯叔父母則壻自稱名使人

致命可也女則兄弟稱名致命可也

男不入酸服於外次女入改服於內次然後即位而哭

熊氏謂若婦已揖讓入門內喪則廢外喪則行昏禮非也齊衰之輕者亦伯叔父兄弟姊妹也大功九月不御內之期同於齊衰而忍以初喪成昏禮乎女宜入居內次男則赴喪家三月後成婚一同於舊為夫婦者若女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在塗可不反禮與壻有喪同

除喪則不復昏禮乎

朱軾曰竊意既殯當擇日婦以深衣見舅姑除喪合卺無陳設拜贊之禮厥明即廟見不俟三月

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

也

舅姑以婦見於祖廟則祝辭稱來婦蓋舅姑稱之無舅姑則三月後夫婦擇日而祭於禰然後徧見於祖廟。庾氏云若舅姑徧存則厥明盟

饋如常不復廟見非也存者致養而不禮於亡者可乎若舅沒姑存則春秋時享子婦宜承之即姑沒舅存鉶簋豆籩亦舍婦無供也如時祭適當廟見之期則先擇日廟見而後共祀事如廟見期遠則宜供具而使室老或佐食攝薦焉王后有故大宗伯攝裸攝薦而不使官卿世婦攝以俟廟見蓋未有不廟見而遽承祀事者也。朱軾曰廟見則祖禰皆見矣又擇日奠菜於禰猶舅姑存婦見訖以特豚盥饋如是而後婦道完備也

婿不杖不菲不次。未婚而女死，尙爲之齊衰。既葬而後除，則未廟見齊衰以終喪可知也。

夫死亦如之。

女宜斬衰而不弔，期而後除，泣而無聲。

作僞主以行。

木主而曰僞，何也？送形而往，迎精而反，作虞主以莅几筵，及練，易栗主以依先祖。孝子之精誠結聚於是，則亡者之靈爽亦憑焉。祀於廟而藏

於祔，多歷年所，而更作一主，非僞而何？

喪之二孤，則昔者衛靈公適魯，遭季桓子之喪，衛君請弔，哀公辭不得命，公爲主，客入弔，康子立於門右，北面，公揖讓升，自東階，西鄉，客升，自西階，弔公拜興，哭，康子拜稽顙於位，有司弗辯也。今之二孤，自季康子之過也。

注未明有司宜辯者何事，唐宋諸儒皆謂哀公爲主禮也。公旣拜賓，季孫不宜更拜，誤矣。古者國君雖有親弔，士大夫之禮，然不過始至升階。

而哭既斂當心而馮奠設要節而踊未聞有拜禮也。弔與燕饗義異。燕禮臣拜稽首而君答焉。可也。弔則尸柩偃然於堂而受君之拜。死者之心安乎。衛侯之弔卽固辭不獲命。有司宜陳君臨臣喪之禮。有哭踊而無拜。俾公與衛侯立於堂上而季孫拜於階下。季孫雖橫亦無以尊之也。衛侯屈體於鄰國之權臣。哀公不能自強而下同於季氏之孤。天澤易位。乃人紀莫大之變。當時有司畏季氏而不敢正。後之儒者亦懵然

不知其非。轉以公之答拜爲禮。甚不可解也。衛輒不能自定於衛而求親於魯。故不惜辱身以媚季氏。拒父之人何足深責。所惜者哀公之昏懦耳。蒙之會齊。侯稽首。公能據禮不答。而衛輒之拜季斯。轉不敢不答。非倨於齊而恭於衛也。怒齊之禍小而憾於季氏之禍深也。然終不免適越之辱。不能以禮持國而徒屈志於強臣。豈紓禍之道哉。曾子以喪有二孤。問而孔子曰。今之二孤。則一時尤而效之者衆矣。蓋政在

大夫自是列國強臣皆受鄰君之弔拜而其君亦以答臣喪之拜爲當然矣。天子巡狩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之矣。遷廟之主無時祭故可載以行巡狩而載主於齊車舍於諸侯之祖廟皆所以止邪於未形起教於微渺也。君去其國太宰取羣廟之主以從禮也。此非周公典禮蓋周衰國滅而君奔者有此記。

禮者因及之若爲天子所放流則宗祊不患無主卽以內難出奔國中亦當改立君不應取主以行也。

喪慈母自魯昭公始也。

左傳載魯昭公失禮事多季氏誣辭公於慈母尙不忍而齊歸之喪三易衰如故衰時公年又非甚少誣可知矣蓋緣民不知君而惟季氏是德故其誣辭衆皆信之久而不能辨也。

如諸侯皆在而日食則從天子救日各以其方色

與其兵

如非朝覲之期、諸侯不皆在、則方色不備、雖從救止常服、不以方色與兵也。

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其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醕不酢而已矣。

周官冢宰、宗伯皆攝王祭、亮陰則宰攝、有疾則宗伯攝、惟祭天地社稷、越紼而行事、天地者大命之所承、社稷者蒸民之所依也。然曰天地而不曰上帝、則圜邱方澤而外、四郊迎氣之祀亦

自齊衰以下行而復立此文、亦贅甚矣。門內大功廢祭者、大夫之大功、皆期之降也。

君之喪服除而後殷祭禮也。

注不得追祭、惟適子爲庶人、庶子仕則然、若並仕則追祭二祥、庶子亦與、無適庶子亦得自追二祥。

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爲介子、某薦其常事。

周人貴貴祖廟以大夫得立恐於禮有變故特明其祭於宗子之家也。禮至大夫每有變而不得自立廟則庶子爲士宗子爲庶人者無變可知矣。所問不及庶人者古者卿大夫元士之適子並入國學舍不帥教而屏之遠方鮮不爲士者。官族士族之適子降爲庶人者至少也。古者命士以上父子必異宮蓋有僚友有屬吏若與父同宮則已之事難展而父之事亦多礙然父子宮不可同而廟則可立於宗子之家何也。

廟中之事春秋有期而宮中之事朝夕無間也。宗子得爲介子主祭而無父爲子有爵者主祭之禮何也。古者三十而娶四十而仕子爲命士則父必老而傳矣。經傳內無庶人爲宗子得爲大夫士主祭之文然義起於祖禰則宗子雖庶人義不可奪諸侯之禮祖廟未毀公族爲庶人恩禮一與貴者同罪在大辟君爲之變如其倫之喪况臣下乎。聘使之副曰介正使有故則介攝其事故子婦亦以是爲稱曰爲介子某。

薦其常事以禮儀牲器皆介子之邀君賜也詩曰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尸者主其事也豈大夫割牲而宗子爲之薦大夫之妻治具而宗婦爲之薦與攝主不厭祭不旅不假不綏祭不配

注但言薦歲事於皇祖伯某不言以某妃配非也五者皆攝主自損抑之義非所以施於神也不隋祭示不敢爲主也故尸則隋祭如常矣不假不敢受其福也不旅不敢尸其惠也不厭祭

示主人不在未能必神之厭飫也事死如事生以主祭者不在而屏先妣不得受祭何義乎設宗子終不反國先妣之祭遂自是而絕乎舊說以攝主卽庶子爲大夫者更非也按公羊傳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蓋凡以國政出子皆攝祭無子則兄弟或兄弟之子此記攝主正公羊傳所云蓋暫攝也惟暫攝則使主婦與之同薦徹不可也主婦在而使攝主之妻代主婦更不可也故使有司代之

周官大宗伯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籩徹

等而下而不必夫婦相比以供祀事所謂不配之可知也。而宗子得罪居他國而庶子承祀則庶子之妻宜爲主婦而禮無減損。蓋祭必夫婦親之。宗子無歸期。主婦之事有司可暫攝而不可常也。且記特以攝主別之。正恐與上義相蒙。若五者卽庶子主祭之禮。則語直相承。攝主之文爲贅設矣。下文所謂宗兄宗弟宗子在他國者卽攝主告賓之辭也。惟朝聘暫寄他國故以不得親祭告賓若被放出奔而失守宗祧尙何告之有。

○祭莫重於陰厭。僂見愾聞所以思成而爲合。漠之本也。必不可廢。故知攝主所損乃堂事。既畢後之陽厭耳。

宗子死告於墓而後祭於家。

注疏云。容宗子之家無廟。非也。義起於已之無爵。不關廟之有無。宗子去在他國。不敢就其家之廟以祭。而望墓爲壇。以廟乃君所以優有爵者。而非庶人所得干也。旣以罪去。而其身又死。卽其子亦當毀廟而祭於寢。况庶弟之無爵者。

乎如死於官則廟可存得用其牲禮於子祭於孫止

宗子死稱名不言孝身沒而已

公羊氏謂小宗無後當絕蓋據儀禮喪服傳云後大宗及此記身沒則已但喪服傳乃謂百世不遷之大宗決不可無後非謂繼禰繼祖之小宗不宜立後也小宗無後者蓋遭事之變閒一有之或庶子僅一子尙幼而身沒其子長不忍父無主後不肯嗣世父在禮長子不為人後則

無兄弟而獨承父重亦義所不得禁也若庶子有子二人凡有人心者皆知當以一嗣其兄而先王制禮乃謂宜絕以教民忍乎吾友北平王源僅一子以嗣兄遺令他年若有孫二人則以少者承已後後之君子所宜取法也今之祭者不首其義故誣於祭也首當作省

殤不耐祭何謂陰厭陽厭

曾子意謂成人耐祭於廟而有尸故緣尸之未



禮記卷之七
入而有陰厭既起而有陽厭殤既無尸何以有
此名故夫子舉其禮以示之也

宗子爲殤而死庶子弗爲後也

庶子卽代宗子者弗爲後謂庶子以其倫代而
不得爲殤子之後也對宗子言則代者無問適
庶皆稱庶子

凡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

以是知自適士至庶人皆得祭祖禰也適士二
廟則分祭之官師一廟則合祭之庶人祭於寢

亦得兼祖禰然後祖以下殤與無後者乃得祭
於其家。注云凡殤惟死祭之過此以往不祭
又云凡庶殤不祭未知何據齊衰大功皆親者
也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則宜以祖之祭爲準
祖祔則止其祔食宜於祭之明日簡其儀節而
合饗之。儀禮喪服傳乃儒者釋經之文其精
者必承授於先賢而粗者或參以臆說不皆中
於理也如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傳禽獸知母
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則知

尊禰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俱鄙倍而不確

且君子行禮不以人之親疾患

疝當作跖楚辭跖余身而危死漢文帝詔跖於死亡蓋邊近之義

下殤土周葬于園遂輿機而往塗邇故也今墓遠則其葬也如之何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史佚有子而死下殤也墓遠召公謂之曰何以不棺斂於宮中史佚曰吾敢乎哉召公言於周公周公

曰豈不可史佚行之下殤用棺衣棺自史佚始也陳氏集說曾子問不用輿機則當用人舉棺或用車載非也果爾則當以人車所宜示之矣蓋曾子所疑者以機載尸輿而往斂於葬所以在園也若墓遠則尸不宜暴於道路故孔子答以自史佚以來已有棺斂於宮中之禮也曰棺斂者輿機則棺在園以尸就之斂於宮中則入棺而後行葬也棺衣棺字當作平聲周人以夏后氏之塋周葬中殤下殤塋周者以輒周於棺之

坎非不用棺、特不以棺斂於宮中耳、

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者、禮與、

喪大記、君既葬、王事入於國、既卒哭而服、王事、
大夫士既葬、公政入於家、既卒哭、弁經帶、金革
之事無辟也、春秋傳、閔子要經而卽事、曰、若此
乎古之道、不卽人心、則此爲周制明矣、孔子惟
舉夏殷之禮、而証以古記、與子路問魯大夫練
而牀、答以吾不知、同義、及子夏再問、則舉魯公
有爲爲之、而惟病時人、之以喪從利、大義耿著、

終不言周制之非、聖人之語言氣象如此、

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
朱軾曰、初喪哀痛不暇、及此、故待殯葬畢、然後
告君而致其職事也、

禮記析疑卷之八
 同里劉月三
 高淳張彝歎同訂
 桐城方苞著
 上元翁蘭友
 文王世子
 命膳宰曰未有原
 玉藻夕祭牢肉則夕膳所進亦朝牲膚體但已
 徹之俎實則不可再用耳
 胥鼓南

禮記析疑 文王世子 卷之八

謂二南也。詩曰：以雅以南，四裔之樂。先王不廢，以示聲教之四訖耳。教世子及國子，而首以南蠻之樂，何義哉？前儒既知舊說之非，又謂象箏南籥，或謂南亦雅樂名，蓋以春誦夏弦已包二南，不知正始之風，尤切於修身齊家，故始學者於四詩中，又時習之也。

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

詔書與禮者，不目其人，何也？周官大司樂掌成均之法，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不必其有職司也。詩樂弦誦，有音聲度數，必樂師始可教。禮與書專明義理，則深於禮者皆使執禮，深於書者皆使典書。於職未有列，其人亦無定，故不可指名。

大樂正學舞干戚，語說命乞言，皆大樂正授數。大司成論說在東序。

舞干與乞言合語，皆小樂正所詔，而大樂正復教之，何也？小樂正詔以儀法，及將成熟，大樂正

禮記正義卷之八
復教之而使進質於大司成以講明其義理也。凡侍坐於大司成者遠近間三席可以問則大司成論說乃以義理開示學者後語於郊始及才能優劣疏義未安。舞干戚則有進反周折疎密疾徐之數。語說則有辭讓坐與先後久暫之數。乞言則有瞻視俯仰應唯趨走之數。必有授之者乃不違其節。三者有禮儀而無所爲篇數。注似誤。○注疏以大樂正爲大司樂大司成爲地官之師氏似未安。師氏掌教太子及貴遊

子弟從學於虎門者且王舉必從朝夕聽治必在左右詔美諫惡安能更與成均之國子講問故其職並無一語及於大學者大司樂二人爵皆中大夫與師氏等其職掌成均之法建治國之學政凡有道有德者皆屬焉則大司成卽大司樂明矣。注疏蓋以記有小樂正而周官惟有樂師故遷就而爲此說不知樂師下大夫四人卽記所謂大樂正也。上士八人卽所謂小樂正也。且周官別無籥師丞記者蓋以籥師上士四

禮記卷之八
人教舞羽籥而籥章中士四人外別有下士四人故以下士爲丞正與樂師之上士稱小樂正同耳

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釋奠釋菜皆祭也。釋幣則告也。或釋奠或釋菜將教士而禮於先聖先師也。行事則特行於學中之事如出師受成歸告訊馘語於郊而取賢斂才王親視學以簡不帥教者則惟以幣告而無釋奠釋菜之禮蓋義無取於祭也。

凡語于郊者必取賢斂才焉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曲藝皆誓之以待又語三而一有焉乃進其等以其序謂之郊人遠之於成均以及取爵於上尊也。

曲藝皆誓以待又語者仍望其能自進於德事言也。三而一有謂於德事言大段不能成就而微有一端之合也。蓋非粗明於理法雖小職不可使治。故雖擅曲藝必於三者微有合然後可因能任使及當作次蓋以次第取爵於其長官。

不得達於君也。如醫則繫籍於醫師。卜則繫籍於卜師。俾試以所能。程其功。而授之爵。凡官中下士。皆其長所假之爵。凡選士不升於學者。仍歸之鄉。遂使其長量能而授事焉。義與此同。○司徒所升選俊。皆德行道藝出於倫輩者。不宜於德事。言一無所成。而僅通於曲藝。蓋卿大夫元士之適子。並入於成均。則其中宜有質不逮於中人者矣。故使習曲藝。亦可以收束其身心。而藝之成。亦可假微職以食於上耳。

始立學者。既興器用幣。然後釋菜。不舞。不授器。乃

退儻于東序。一獻無介語可也。

東序。即所立學中之東廂。蓋釋奠於堂上。而禮賓於東廂。非與虞庠相對之夏學也。使先有東序。則虞庠之立。不可云始。若虞庠與東序並立。又不應虞庠不禮賓。東序不釋菜。以此知為註家之誤也。○舊說不惟與始立學相背。即兩學並立後。亦不應釋菜於此。又徹俎豆。几筵而禮賓於彼。况一獻無介語。禮既甚畧。何故復多此煩擾乎。顧命東序西序。特牲饋食。設庶羞於西

序皆謂廂。熊氏謂秋頒學合聲不釋菜非也。承春入學釋菜合舞之後則合聲禮同不待言。故文畧耳。春官釋奠於其先師。秋冬亦如之。舊說謂夏不釋奠其誤亦類此。

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

世子之於君兼有父子君臣之道。而體勢與臣庶異。處之難得其宜。故必審察以示所當行。

其在外朝則以官司士爲之。

外朝惟有職司者。乃與故惟以官序之。

其在宗廟之中則如外朝之位。宗人授事以爵以官。

官謂有職司者。爵謂無職司而有爵命者。無職司而有爵命亦或授以事。無爵者序立而已。蓋宗廟之中與外朝異。雖無爵者得與而事則不及焉。故特文以著之也。

其登餼獻受爵則以上嗣。

注以特牲嗣舉奠禮爲獻受爵之序。非也。舉奠主人之嗣子也。此記所謂上嗣公族也。所謂獻。

禮記集說卷之八
卽長兄弟之加爵也。所謂受爵卽受尸酢爵也。獻受爵惟長兄弟一人，餽則與者稍多，然皆以上嗣而餘子不得與焉。餽者有常數，故不能徧也。

其在軍則守於公，禰公若有出疆之政，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於公宮。

疏云：朝覲會同則庶子留守，不從行非也。周官大會同，大司馬帥國子而掌其政令，諸子作羣士從。春秋傳同盟於戲，鄭六卿門子皆從。故官中下大夫二人中

士四人，正分掌公出及留守之政令也。公族之無事者謂學於虎門太學及諸子所存游倅使之修德學道者。蓋公族爲六官之屬者，或從公或治官中之事，其名在官伯之版者，則有八次八舍之常職。惟君行出疆而守宮廟，則諸子職所謂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於太子，惟所用之者也。國子且致則游倅不待言矣。卿大夫士之子則掌固，頌其守政。蓋以公族守宮廟則衛士作其義心，以卿大夫士之子守邊圉則衆庶

咸有固志矣。諸侯朝覲會同，必載遷主，則庶子亦宜守齊車宮廟，亦宜警守，不獨征伐，故以出疆之政包之。

其刑罪則織剝，亦告于甸人。

周官掌囚，職士加明梏，以適市而刑殺之。有爵者及王之同族，奉而適甸，師氏據此告當作梏。舊讀曰鞠，非也。鞠者獄未成之辭也。既成而致刑於甸人，不宜曰鞠。

外朝以官體異姓也。

以德詔爵，以功詔祿，皆與異姓一體。有罪則體百姓，雖親不以犯有司，亦此義也。

正室守大廟，尊宗室而君臣之道著矣。

繼世之君臣，諸父昆弟，以承祖之正體也。公族之適子，猶守太廟，而其父兄不敢先焉。况君之繼序者乎？此所謂君臣之道著也。

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衆也。衆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有司卒事反命。

先聖先師使有司祭而先老親釋奠焉非義所安也蓋天子非有事不視學五年視學則有比校羣士德藝之事簡不帥教者則有習射習鄉之事皆有司掌之天子親臨特用以興起震動之故至卽命有司行此而天子自舉常典祭先聖先師也天子視學當在太學中堂祭先聖先師亦當在此設有司就此行釋奠事則天子親見之無庸卒事反命矣。如出征有受成之事則必主兵者受之反有訊馘之事必典獄者訊

之詩曰淑問如臯陶在泮獻囚則君不親訊審矣推之春秋視學亦必有教國子之事有司掌之而君不親焉者

始之養也適東序

東序卽太學東廂

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咏焉退脩之以孝養也

遂發咏焉退爲句蓋適饌省醴樂聲旣發則天子遂退樂記天子執醬而饋執爵而醕冕而總

干正與此篇義相發明蓋醬者食之本執醬示
欲親饋也爵者飲之具執爵示欲親酌也干者
舞之器冕而總干示欲親舞也皆用以爲禮而
不親執其事此篇云適饌則不親饋可知矣曰
省醴則不親酌可知矣發咏而退則不親舞可
知矣蓋養老於東序而天子位在太學中堂樂
聲甫作卽退反其位故樂闋有司復以告乃發
命而歸也使天子親饋獻則老更當拜親舞老
更當立而待非所以安養之也先儒論燕禮宰

夫爲獻主義亦如此

反登歌清廟旣歌而語以成之也

天子將退時老更必離位致敬旣退然後各反
其位也

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

文王之德所以播諸樂歌者不過父子君臣長
幼之道止於至善而已清廟之詩曰濟濟多士
秉文之德故旣歌而語凡爲父子爲君臣爲長
幼者必合於文王之德音而後爲人倫之極則

也。

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曰反養老幼于東序
王制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鄉
遂之老有進養於天子之學者故鄉遂之吏偕
焉命反養老謂當養於鄉者觀此則庶人之老
各就其地而行引年之政也審矣并及幼者周
官養耆老孤子事每相連天子視學雖專養耆
老而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不可遺孤子故連
類而及之

朝夕至于大寢之門外

惟朝夕至寢門者正晝君與百官圖事世子亦
修業於虎門也惟至寢門外者或嬪御在側必
君召乃敢入也

禮記析疑卷之九

考定文王世子

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未有原應曰諾然後退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

文王有疾武王不說冠帶而養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旬有二日乃間文王謂武王曰女何夢矣武王對曰夢帝與我九齡文王曰女以為何也武王曰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文王曰非也古者謂年齡齒亦齡也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

刪

九齡夢錫先儒皆識其妄而未知誰實為之以王莽事及當日所偽亂經語證之蓋亦劉歆所增竄也蓋莽稱宰衡受九錫居攝踐阼南面朝羣臣稱假皇帝皆託於周公唯即真於公無可託故特起符命而興昌亭長首言夢天公使者告以攝皇帝當為真哀章繼稱漢高帝降金策書傳位於莽故歆增竄此記以示周之興文武嘗見此異徵以為莽事之證驗其稱武王養疾亦為莽而設也莽侍王鳳疾不解衣帶連月其孤貧時以孝母著聞則一飯亦一飯再飯亦再飯必莽之飾行

莽革漢命亦三夜不御食

故增竄此

記以見莽天性合道。凡事皆與古聖同符。以義裁之。武王必無是也。父母有疾。當時已之飢飽。而飯每減焉。或偶輟一飯。亦順其自然。必以父母之一飯再飯為準。是偽也。設旬月不入勺飲。子亦如之可乎。

成王幼。周公相抗。世子法於伯禽。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成王有過。則撻伯禽。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也。

不能涖阼。刪。踐阼而治。刪。文王之為世子也。刪。

去不能涖阼。踐阼而治八字。辭意始相承。仍之則義悖而辭意亦梗。蓋周公抗世子之法於伯禽。為成王不逮事武王。非為其不能踐阼也。且公於伯禽何待。踐阼而後法可抗。其為歆所增竄無疑。末綴文王之為世子也。義無所處。故先儒以為衍。然非衍也。蓋歆於世子之謂也。下綴周公踐阼以示古有周公踐阼之禮。故於此節綴此句於一獻無介語可也。下綴教世子以示三語。乃記禮者各標其名目。使人疑古記所

傳或有同異蓋故亂其緒以揜飾其所增竄正公孫祿所謂顛倒五經使學士疑惑也

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脩內也禮所以脩外也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懌恭敬而溫文立大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大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喻之大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是以教喻而德成也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

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唯其人語使能也刪仲尼曰昔者周公攝政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所以善成王也聞之曰爲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爲之况于其身以善其君乎周公優爲之刪

古書言師保者多矣未有言疑丞者言三公者多矣未有言四輔者莽置四輔以配三公又爲其子置師疑傅丞阿輔保拂故歆增竄此記或

謂莊子有舜問於丞語疑古或有此官不知莊子皆寓言與湯之間棘等耳果虞夏商周之舊典胡他書更無及此者。先儒謂前言周公相踐阼而治此闕相字下文又有周公踐阼皆記者之失不知此歆之微意也記之本文乃成王幼周公相歆竄入不能泄阼踐阼而治二語欲并削相字則辭意不安故仍之然恐解者謂相成王踐阼而治故覆出此文以見踐阼而治者乃周公而下文又特綴周公踐阼以見當時即

有此名目也。其特稱仲尼見不獨事爲周公之事而美其事者復有仲尼之言。卽莽下書稱康誥王若曰朕其弟小子封春秋隱公不言卽位此二經周公孔子所定蓋爲後法之意也。于其身以善其君亦陰爲莽解也。周官師氏保氏教王世子於虎門凡國子弟及國之貴遊子弟學焉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舉則從伯禽乃諸侯世子本當抗世子法以教之以親屬爲國子在學在朝本朝夕王所王甚幼而有過爲師

禮記卷之九
傳者法當督責左右親近衛翼之人以警王心。即伯禽之撻禮亦宜然。無所謂迂其身也。莽自居攝踐阼以至稱假皇帝皆曰將以隆就孺子。此歆所謂迂其身以善其君與。是故知爲人子然後可以爲人父知爲人臣然後可以爲人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

成王幼不能蒞阼以爲世子則無爲也是故抗世子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居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也君之於世子也親則父

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然後兼天下而有之是故養世子不可不慎也。刪

以義求之宜曰武王崩成王幼以爲世子則無爲也與不能蒞阼何與其稱此至再至三不過爲周公踐阼證耳君之與世子也數語亦無謂且辭意蒙混與莽傳內制詔書疏相似疑亦竄入。

君子曰德德成而教尊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國治君之謂也

禮記卷之九
數語本在語使能也。下今移置於此。蓋承上文能爲父能爲君能使人而言。養成世子之德。所以如是其重者。以此日之德成。則他日之教尊。而官正國治。然後可以爲人君也。德成而教尊。則可以爲人君。而又可以爲人父矣。官正而國治。則能使人之效也。

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故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著於君臣之義也。其三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故父在斯爲子。君在斯謂之臣。居子與臣之節。所以尊君親親也。故學之爲父子焉。學之爲君臣焉。學之爲長幼焉。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國治。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國以貞。世子之謂也。

周公踐阼 刪

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
皆於東序小樂正學干大胥贊之籥師學戈籥師
丞贊之胥鼓南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
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
上庠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
於東序大樂正學舞干戚語說命乞言皆大樂正
授數大司成論說在東序凡侍坐於大司成者遠
近間三席可以問終則負牆列事未盡不問凡學
春官釋奠于其先師秋冬亦如之凡始立學者必

釋奠于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凡釋奠者必有
合也有國故則否凡大合樂必遂養老凡語于郊
者必取賢斂才焉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
曲藝皆誓之以待又語三而一有焉乃進其等以
其序謂之郊人遠之於成均以及取爵於上尊也
始立學者既興器用幣然後釋菜不舞不授器乃
退儻于東序一獻無介語可也

教世子 刪

此篇首言文王之爲世子武王帥而行之繼言

成王幼周公抗世子法於伯禽文武履常而盡其道周公遭變而制其宜皆可以法後王立人極者若夫教世子之法崇禮樂擇師保與齒讓則三代之所同也古今無異教上下無異學故列序學世子及學士之通禮而釋奠之禮次之始立學之禮又次之釋奠而合樂養老又次之語於郊而斂賢取才又次之始立學而器未備禮未成者又次之學既立禮既成教既備而後天子視學焉故次之庶子之官爲世子領國子

及其倅王舉則從以觀禮而聽事者也而其教尤詳於公族皆所以輔成世子之德也故以是終焉篇末世子之記則古所傳世子之疏節而述禮者因以附焉爾

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衆也衆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與秩節祭先師先聖焉有司率事反命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咏焉退脩之以孝養也反登歌清廟既歌而語以

成之也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禮之大者也下管象舞大武大合衆以事達有神興有德也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焉而上下之義行矣有司告以樂闋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曰反養老幼于東序終之以仁也是故聖人之記事也慮之以大愛之以敬行之以禮脩之以孝養紀之以義終之以仁是故古之人一舉事而衆皆知其德之備也古之君子舉大事必慎其終始而衆安得不喻焉兌命曰念終始典于學庶子之正於公

族者教之以孝弟睦友子愛明父子之義長幼之序其朝於公內朝則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齒其在外朝則以官司士爲之其在宗廟之中則如外朝之位宗人授事以爵以官其登餽獻受爵則以上嗣庶子治之雖有三命不踰父兄其公大事則以其喪服之精麤爲序雖於公族之喪亦如之以次主人若公與族燕則異姓爲賓膳宰爲主人公與父兄齒族食世降一等其在軍則守於公禰公若有出疆之政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於公宮

正室守太廟諸父守貴宮貴室諸子諸孫守下宮
下室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爲庶人冠取妻必告
死必赴練祥則告族之相爲也宜弔不弔宜免不
免有司罰之至于賄賂承舍皆有正焉公族其有
死罪則磬于甸人其刑罪則織剗亦告于甸人公
族無宮刑獄成有司讞于公其死罪則曰某之罪
在大辟其刑罪則曰某之罪在小辟公曰宥之有
司又曰在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及三宥
不對走出致刑于甸人公又使人追之曰雖然必

赦之有司對曰無及也反命于公公素服不舉爲
之變如其倫之喪無服親哭之公族朝于內朝內
親也雖有貴者以齒明父子也外朝以官體異姓
也宗廟之中以爵爲位崇德也宗人授事以官尊
賢也登餼受爵以上嗣尊祖之道也喪紀以服之
輕重爲序不奪人親也公與族燕則以齒而孝弟
之道達矣其族食世降一等親親之殺也戰則守
於公禰孝愛之深也正室守大廟尊宗室而君臣
之道著矣諸父諸兄守貴室子弟守下室而讓道

禮記卷之九
達矣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及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不忘親也親未絕而列於庶人賤無能也敬弔臨賻賄睦友之道也古者庶子之官治而邦國有倫邦國有倫而衆鄉方矣公族之罪雖親不以犯有司正術也所以體百姓也刑于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也弗弔弗爲服哭于異姓之廟爲忝祖遠之也素服居外不聽樂私喪之也骨肉之親無絕也公族無宮刑不翦其類也

世子之記曰朝夕至于大寢之門外問於內豎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今日安世子乃有喜色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世子世子色憂不滿容內豎言復初然後亦復初朝夕之食上世子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羞必知所進以命膳宰然後退若內豎言疾則世子親齊立而養膳宰之饌必敬視之疾之藥必親嘗之嘗饌善則世子亦能食嘗饌寡世子亦不能飽以至于復初然後亦復初

余少讀世子記怪其語多複啗枝贅旣長益辨周公踐阼之誣武王夢帝與九齡之妄而

禮記卷之九
三十一
未有以黜之及觀前漢書王莽居攝羣臣獻
議稱明堂位周公踐阼以具其儀然後知劉
歆之徒實爲之而是篇誣妄語亦當時所增
竄也是篇所記教世子之禮也而稱成王不
能涖阼者再周公踐阼者三成王幼而孤無
由習世子之禮非關不能涖阼也周公抗世
子之法於伯禽豈必踐阼而後法可抗哉其
強而附之增竄之跡隱然可尋莽將卽真稱
天公使者見夢於亭長故僞附此記以示年

齒命於天而夢中得以相與則亭長之夢信
乎其有徵矣嘗考周官顯悖於聖道者實有
數端而察之莫不與莽事相應故公孫祿謂
歆顛倒五經使學士疑惑其罪當誅意當其
時老師宿儒必具見周官禮記本文而憤其
僞亂故祿亦疾焉余於周官之不類者旣辨
而削之乃并芟薙是篇稍移其節次而發其
所以然之義孟子曰予豈好辨哉予不得已
也之數者乃禮義之大閑自前世或疑而未

決或習而不知其非故不自揆而正之以俟後之君子
 莽之亂政皆託於周官而僭端逆節一徵以禮記其引他經特遷其說認其指而未敢易其本文其受九錫奏稱謹以六藝通義經文所見周官禮記宜於今者為九命之錫蓋他經則遷就其義而周官禮記則增竄其文之徵也蓋武帝時五經雖並列於學官而易詩書春秋傳誦者多故說可遷指可謬其本文不可得而易也儀禮孤學自高堂生而外學者徒習其容而不能

通其義故於喪服微竄經文附以傳語至戴記則後出而未顯周官自莽與歆發故恣為偽亂然恐海內學士或間見周官之書而傳儀禮戴記者能辨其所增竄故特徵天下有逸禮古書毛詩周官爾雅天文圖讖鐘律月令史篇文字者並詣公車至者以千數皆令記說廷中而又使歆卒父業典校羣書而頒布之使前見周官戴記之本文者亦謂歆所增竄雜出於廷中記說而疑古書所傳或有

同異其巧自蓋者可謂曲備矣。自班固志藝文壹以歆所定七畧爲宗，雖好古之士無所據以別其真僞，而每至歆所增竄則鮮不以爲疑。蓋書可僞，亂而此理之在人心者不可蔽也。戴氏所述禮記無明堂位，至東漢之初馬融始入焉，其爲歆所僞作無可疑者。而此記所稱周公踐阼及他誣妄語莫不與莽事相應。一如莽之亂政，分竄於諸官，先聖之經古賢之記爲歆所僞亂者，轉賴其自蓋之迹。

以參互而得之，豈惟人心之不可蔽哉？蓋若天所牖焉，後之人或以專罪余，則非余之所敢避也。莽之求書先逸禮，以戴氏所傳無明堂位及此記所增竄也。次古書以稱周書逸嘉禾篇，假王涖政也。次毛詩以毛氏後出未顯俾眾疑其引詩而遷其說，謬其指者或出於毛氏也。如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爲以天下養之類。次周官其亂政皆分竄於諸官也，並及爾雅雜家使眾莫測也。

易春秋無求焉以葬事無所託雖有稱引而於本文無增竄也昔朱子謂戴記所傳或雜以衰世之禮然相提而論其誣枉未有若周公踐阼居天子之位者其妖妄未有若武王夢帝與九齡而文王復與以三者其悖謬未有若大夫爲其父母兄弟之未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及士之子爲大夫則其父母不能主者凡此皆先儒所深病蒙士所心非也葬爲其母功顯君服天子之弔服而不主其

喪則雜記之文母亦歆所增竄以示大夫士相去一間耳而古者子爲大夫於父母之服卽有變况踐阼居天子之位乎子爲大夫父母之爲士者尙不敢主其喪况居天子位與尊者爲體而可私屈爲母喪主乎歆旣邪惡而文學乃足以濟其姦凡所增竄辭氣頗與戴記周官爲近故歷世以來羣儒雖究察其非終懷疑而未敢決焉班史謂自書傳所載亂臣賊子無道之人考其禍敗未有如葬之

甚者。余攷自古承學之士。通經習禮。而為妖
 為孽。亦未有如歆之甚者也。然莽以六藝文
 姦言。當其時。即交訕焉。而歆蠹蝕經傳。以誣
 聖人。亂先王之政。至於千七百餘年。而莫敢
 薙芟。則歆之罪。其更浮於莽也。與。

禮記析疑卷之十

同里劉月三

高淳張彝歎同訂

桐城方苞著

止元翁蘭友

禮運

如有不由此者在。執者去。眾以為殃。是謂小康。
 在執者去。謂有國有家者。而不由禮。必致傾覆。
 也。眾以為殃。謂齊民而不由禮。必以致殃咎也。
 舊說與上下辭意不相承接。

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

古人威儀言動毫末不在於禮而觀者決其有死亡之釁後世人猖狂偷惰無毫末之在於禮而未見所爲禍變者以其身心原未嘗習於禮也。然悖禮之甚亦未有不招殃致凶者。

列於鬼神

卽下命降於社云云之義注甚確不可易也。

故聖人以禮示之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

幽厲以後諸侯大夫僭逼天下國家不可得而

正矣。然究其源則出天子壞法亂紀而後諸侯僭於天子諸侯君臣爲讎而後大夫逼於諸侯其致亂之由因不能示之以禮則撥亂之道亦惟禮可以已之。要縮前後乃一篇之樞紐也。

坤乾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是觀之

孔子不言之意蓋謂夏殷禮旣無徵周禮雖存而諸侯放恣大夫僭橫亦不過如坤乾夏時僅留其書冊吾雖學周禮亦不過以觀二書者觀之而已。因推原上古中古皆本仁敬誠孝制喪

祭之禮以正天下國家。至周而大備。聖人創制。如此其艱難。而今已掃地無遺。是以不能不痛惜於幽厲之傷周道也。然後飯腥而苴孰。飯腥苴孰。恐繫上古之禮。於周無考。舊說以生米爲含。非也。生米不得謂腥。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祝嘏莫敢易其常古。是謂大假。

天子諸侯各有典祀。所謂常古也。常古不易。乃得大嘏。下所列皆易其常古。以生禍亂者。故以是起之。

祝嘏辭說藏於宗。祝巫史非禮也。是謂幽國。禮者聖人所以正天下國家。而莫重於祭。君人者明於郊社之禮。禘嘗之義。而身體力行之。然後仁義有所推。事物反其本。今乃視爲具文。及時臨事。惟視宗祝巫史。執其事。薦其辭。君臣昏。暗至此。則萬事皆冥行矣。是以謂之幽國也。醜筭及尸君。

杞宋尸象前王他國尸象國君故曰尸君

冕弁兵革藏于私家非禮也是謂脅君

孤希冕大夫玄冕禮也而不得藏於家何也冕

弁皆助祭於君之服也周官司服凡大祭祀大

賓客共其衣服而奉之其文繫孤卿大夫士之

後則大夫士之上服皆臨事而官授之其家不

得私製所以大為之防也內司服嬪婦及凡命

內外命婦之首服以待祭祀賓客弁師職凡諸

侯及孤卿大夫之冕弁各以其等為之而掌其

禁令凡諸侯朝覲歸國天子必賜車大夫而藏

於家是自為且私用之也必料君之不能詰而

後敢擅藏私用非脅君而何周公制禮以冕服

優卿大夫而臨事授於有司不得私為以軍事

任卿大夫而兵具藏於卒伍不得私作聖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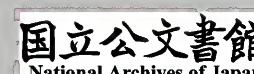
法所以萬世而無弊也

大夫具官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是謂亂國

記曰大夫無故不徹縣又問大夫之富曰祭器

衣服不假周官大夫有判縣之樂豈皆王朝大

夫之事而在侯國大夫則為非禮與春秋傳晏



禮記卷之十一
子曰惟卿爲大夫言侯國之卿降於王朝一等得用大夫之禮大夫則當用士禮也

以衰裳入朝

古者士大夫既卒哭而服公事自不能不入朝故脫齊衰存弁經此禮以權制者也當孔子時齊晉雖有強臣然陳氏包藏亂心而方假仁義以收民望自不敢顯悖禮之外節晉則知悼子在殯杜簀諫平公鼓鐘諸臣亦必無衰裳入朝之事惟魯君如寄生臣民久而安焉史記稱魯

如小侯卑於三桓之家則三桓不肯以臨魯君之朝而易已之衰裳明矣總言衰裳期功皆不脫也

與家僕雜居齊齒

記者於篇首卽曰孔子之歎蓋歎魯也春秋時大夫之強逼列國亦有之而未若魯之甚晉之荀趙家有藏甲而未若三桓盡奪君之土地人民而公室轉無兵也歌雍詩舞八佾則所藏者豈獨大夫之冕弁哉陪臣執國命則豈獨與公

禮記卷之十一
士雜居齊齒哉。孔子惟汎舉其未至已甚者而
隱痛愈深矣。然究其源則由君用郊禘不能以
禮示下故末流至於此極耳。盡言古之禮人
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此畿內大夫有勲勞賜世邑如周召分子見於
春秋者。金滕王與大夫盡弁與此篇所舉皆該
公卿。
故天子適諸侯必舍其祖廟而不以禮籍入。是謂
天子壞法亂紀。

舍其祖廟而奉禮籍以入則荒樂匪僻之事無
因而至矣。
刑肅而俗敝則法無常。
刑以正俗而肅刑之世俗未有不敝者。以德教
無聞民不能服而藏惡於其心也。俗敝則民抗
敝以巧法而上不得不多方以禦之故法無常。
法無常而禮無列禮無列則士不事也。
民避法不暇何暇從事於禮禮雖列猶無列也。
故曰禮無列則士不事也。

故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是故夫政必本於天。殺以降命。命降于社之謂殺。地降于祖廟之謂仁。義降于山川之謂興。作降于五祀之謂制度。此聖人所以藏身之固也。

此周末諸儒目擊亂政之君而假聖言以警之也。蓋亂國之君以政乃身之所主。命惟心之所欲而縱恣以自適。不知國亂位危。雖欲藏其身而無所也。聖人之政皆所以達天心。故效以降命必臨之。以天地鬼神示非身之私也。舍此則

命爲亂命。而政必以之敗矣。所謂命降於是者。非獨因祭而出命也。如山川之禁令。豈必因祭而發哉。凡命之涉於社事者。皆法地以盡地利也。凡命之發於祖廟者。如爵命征討之類。皆所以昭仁而率義也。凡命之施於山川者。皆所以興民財。作民事也。至一切制度。皆順四時以分布。而首時必祀其方之帝。並中央之帝爲五所。謂降於五祀。謂之制度也。五祀見於經傳者不一。而知此爲五行之帝者。祀門行戶竈。無命之

可降也。

故聖人參於天地並於鬼神以治政也。

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故所治之政可參於天地。以贊化育。與鬼神合其吉凶。故所治之政可並於鬼神。以效禳祥。下文處其所存。玩其所樂。卽治政之根源。參於天地並於鬼神之實事也。處其所存。禮之序也。物必有則。其所存也。節之文之。各就其本然之則。處其所存也。是乃禮之所以序也。

玩其所樂。民之治也。

玩與易大傳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之義。畧同。謂思索而體驗之也。觀周官於民治。凡利於民者。皆曲盡而無遺。乃知聖人玩其所樂之實。

四者君以正用之。

敬授人時。聖人以正用天時也。咸則三壤。聖人以正用地財也。蕃其生。安其性。以正成父之恩也。勅五典。崇四術。以正建師之極也。

故君者所明也。非明人者也。君能自昭明德，則人皆觀而喻焉。故曰：所明也。若已昏而欲人之明，則有諸已而非諸人。無諸已而求諸人，已實有過。故曰：明人則有過也。百姓則君以自治，正以君乃所賴以明者耳。陳氏滯謂宜改明為則，於文義可通。而按以事理則悖。蓋君當為人所則，尤當則人。舜舍己從人，禹聞善言則拜，前世誼主皆以虛中受諫而寡過。未聞以則人致過也。

故用人之知，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

知仁勇之成德者，自無詐怒貪之病。而中人之性，則不能無累於氣質。惟禮可釋回，增美質。故知者知有禮，則知詐之累於知，而明可進於誠；勇者知有禮，則知怒之累乎勇，而氣可配乎道；仁者知有禮，則知貪之累乎仁，而仁且兼乎義。鄭注無悖於理，而於三其字不可通。陳氏滯詰去為棄，謂但用其長，不責其短，則恐詐怒貪之

禍深而知仁勇之效淺久且盡失其故行也。

大夫死宗廟謂之變。

大夫死國事常也。若死已之宗廟則必族。有亂人爲君所討如晉八郤或同列相戕如晉滅祁氏羊舌氏皆事之變也。

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

忠十者謂之人義。

春秋傳齊晏嬰對景公曰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

夫和而義妻柔而正義更周密晏子所陳增姑慈而和婦順而婉以景公溺於私愛不能正家釀兄翁相戕之禍則婦姑間必盡失其道矣此記增長惠幼順以君人者脩十義以明民則兄弟而外族姍鄉黨中長幼之教不可闕也。晏子欲其君正家以正國故自君臣父子始此記言人君以禮正天下國家欲民之率義必自君臣之行義始故以父子兄弟而以君仁臣忠終皆古人立言之義法也。

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會五行之秀氣也

健順之性秉於繼善之初所謂天地之德也然必陰陽交感而後萬物化生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是謂鬼神之會具五性之全而能通故知爲五行秀氣之所凝而超然異於羣生也。

故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於山川播五行於四時和而后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

山下出泉風雲皆出於山故曰竅於山川。李光地曰日星從天而屬陽四時日星之所經也山川從地而屬陰五行山川之所主也然五行之氣實上播於四時之間如雷電風霆雲雨霜露之感遇聚散無非山川所鬱五行之精地所載之神氣皆應天之時與之同流故天雖有春夏秋冬之四時而所以化生萬物者亦不離乎風雨霜露而已夫五行播於四時是天地陰陽之和合也和合故月生焉陰精陽氣會於太虛

而成象生之謂也。○朱軾曰：非五行播於四時之中，陰陽協而五行調，何以十二辰各順其序，而劃然為三旬之十二月，故曰和而後月生也。○月生者，至每月之三日而生明也，惟以月生驗和者，以有生有盈有闕可計日而知是月之始終，且以定閏而成歲也。此天垂象，聖人效天奉時之最大者。若日之出入終古有常，非以月為徵，何以分每月之大小而定閏哉。故入者天地之心也。

天地生人，畀以形氣，而不能使長育，致其相生相養之道者，聖人也。賦以性命，而不能使順達，曷以可知可行之道者，聖人也。人能致中，則天地位，猶心安而體舒也。人作慝亂常，則三辰為之失次，川岳為之不寧，猶心病而形變也。揆諸裁成輔相之實事，驗以感應流通之實理，則人為天地之心，昭昭然矣。五行之端也。人有五常，可以見五行之理，有五臟，可以驗五

行之氣故曰五行之端

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

言此以見人當明於天性而知自貴於物也

以天地爲本故物可舉也

朱軾曰物可舉謂萬物之理皆備也

月以爲量故功有藝也

貪欲無藝無限極也功有限極則人樂趨而事不匱矣

鬼神以爲徒故事可守也

冠婚喪祭朝聘會盟師田學校無事不以鬼神臨之所以使人敬慎鄭重守之而不敢過越也五行以爲質故事可復也

注義與四時爲柄同非也蓋四時之政令皆以五行之理爲質榦而依之以生故百物息耗之應天時順逆之徵其事一一可復也

禮義以爲器故事行有考也

周於禮義而後爲成人一行虧則如器之敗闕而不可掩矣故曰事行有考也

人情以爲田故人以爲奧也

生民之初人情蒙塞所知者情欲利害而已聖人修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然後天地萬物之理五常百行之義莫不函蘊於方寸中猶奧區之毓百物也人以為奧者有聖人之教然後知其爲奧而自墾治也

五祀所以本事也

堯命羲和曰敬授人時又曰允釐百工庶績咸

熙蓋四民之術業百官之職事皆順四時以興作故凡有法度必降命於四郊五帝之祀以凡事皆本於天時也

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

惟祀五行之帝而布時政故法則可正若門行戶竈其祀甚卑不應於此正法則也

其降曰命其官於天也

朱軾曰其降於人曰命中庸所謂天命之性也通節皆言太極陰陽之理至下節始言先王本

此爲禮以教人。○天以健順之理降於人而爲命。人秉之而爲性。以爲形氣之主宰。是卽其受於天之職。分故曰官於天。凡人紀之不能修。五事之失其則。皆自淆於物而曠其官。獲罪於天者也。

夫禮必本於天。動而之地。列而之事。變而從時。天命渾然。萬理皆備。而不見其形。聖人本天以治政。使民震動恪恭以從事者。莫大於通山澤之氣。辨種植之宜。卽上文所稱列地利也。故曰

動而之地。由是四民之術業。以次而布。百官之職事。以次而頒。上下內外之典禮。以次而詳。卽上文所謂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故曰列而之事也。而因革損益。必隨時以通其變。故其事旣列之後。又必變而從時焉。○隨時而變。損益無常。註謂卽四時以爲柄。未安。

協於分藝

藝事也。與下義者。藝之分同義。協於分者。五品。

禮記卷之十一
禮運第十
之人倫皆安其位協於藝者萬事之儀節各得其宜也。

小人以薄

禮本於天性附於人倫雖小人不能盡去也惟薄而已若盡去之則亂國敗家亡身之人也脩禮以耕之

耕則有疆畔行列禮立則物有所紀以禮開人心之蒙塞猶耕以墾土而發其膏脉也

陳義以種之

義者節文之根柢修禮而不陳其義則失其本而禮爲之虛矣

本仁以聚之

禮義皆本於仁講學而辨之明然後知所謂禮者皆吾本心所不忍越所謂義者皆吾本心所不忍悖則有以觀禮義之會通而心之德日以凝固矣

故禮也者義之實也

義虛縣而無所麗著於事物而禮生焉故曰禮

也者義之實也

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樂猶獲而弗食也安之以樂而不達於順猶食而弗肥也

以治教言之文武勤周永清大定而未遑制作使天下斟酌飽滿以飭厥性猶獲而弗食也周公制禮作樂師保萬民而未至於成康刑措之時猶未能萬事順叙百嘉暢遂猶食而弗肥也以學修言之則知正心誠意而戒懼慎獨以體認之猶獲而食戒懼慎獨以至於心廣體胖猶

食而肥

大臣法小臣廉

小臣以廉自守足矣大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廉不足以盡之

天子以德爲車以樂爲御

德裕於身乃可載物故以爲車有聲教而德之流行以遠故以爲御

故事大積焉而不苑並行而不謬細行而不失深而通茂而有間連而不相及也動而不相害也此

禮記卷之十一
順之至也

並行而不謬、與動而不相害、語近而異義、並行而不謬者、如曾子問君與父母同時而喪、未殯既殯、既殯既啓、歸於家、與反君所、各有其節、而不相戾也。動而不相害者、如庶子壓於父、爲母無服、然居處飲食、猶三年、則無害於仁。違諸侯、適大夫、不反服、違大夫、適諸侯、不反服、而無害於義。於禮之常經、雖有變動、而不相害也。茂而有間、與連而不相及、語近而異義、茂而有間、如祭禮

獻酬交錯、可謂密矣。然事以遞代而成、各有間、可暫息、連而不相及、如前喪遇後喪、其服之變、除包特祭之前後事、雖連而不相及也。故禮之不同也、不豐也不殺也、所以持情而合危也。

禮有豐有殺、是禮之不同也。然非豐也、非殺也。惟其稱爾禮、達而分定、則當其常、可以持情、而不至於驕盈、當其變、可以合危、而自固、以分義。上記人皆愛其死、而患其生、正合危之事。

禮記卷之十一
如竹箭之有筠也

以竹與均成字似當爲竹節謂其長短畧均也竹有節所以約束而能固禮亦君子之所以自約束也鄭注竹之青皮故先儒相承以爲致飾於外與下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義不相應人官有能也

人之五官各所有能如目能視耳能聽之類故必舉其定國之數以爲禮之大經禮之大倫以地廣狹禮之厚薄與年之上下

舊說數爲地物所出多少似與以地廣狹義復蓋隆殺之禮數也如公九侯伯七子男五之類其數之所以有此倫次者不獨尊卑之等亦以地有廣狹而定數之中用財復有厚薄則與年上下。與年之上下之字疑衍天地之祭宗廟之事父子之道君臣之義倫也社稷山川之事鬼神之祭體也

天地之祭報本反始不忘其所自生故曰倫社稷山川之事因其體之輕重而隆殺焉故曰體

於宗廟之外別言鬼神蓋謂五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九皇六才四氏之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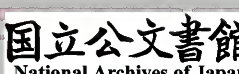
羔豚而祭百官皆足
天疏謂士特牲大夫少牢此用羔豚乃王制所云大夫士無田則薦者又曰無地則無臣助祭而云百官喻衆也俱不可通牲禮之隆殺視祀事之大小天子獻羔開冰乃謂士大夫有田者即不用羔豚可乎且如五祀井竈之類豈能備具牲俎記云百官皆足正謂王公之羣小祀耳

五重八翼

朱軾曰五重三重再重皆謂棺喪大記所謂大棺屬槨是也。天子水兕革棺如合甲爲二重。椁棺一梓棺二故五重。

鬼神之祭單席
據周官司凡筵席下尙有筵記所傳或異或不計下筵也

天子諸侯臺門
臺門築臺於門外也疑今官府大門外左右築



土正方四面發之卽其遺制禮之以多爲貴者以其外心者也德發揚詡萬物大理物博如此則得不以多爲貴乎故君子樂其發也天子諸侯居得爲之位操可致之勢德之發揚可以周徧萬物其理之所成者大則用物宜博故以多爲貴也德產之致也精微以德致其感格較之以物產致報更爲精微故

祭天儀物最畧也

微者不可大也

微者不可大蓋以人情言隱晦之義也如父在爲母不杖堂上不杖及庶子無服之類止可隱致其痛若張大於聲音容貌之間則非禮矣有美而文而誠若美而文而不誠若則非所以爲禮矣

三代之禮一也民共由之或素或青夏造殷因言三代之禮爲民所共由者本無二也其由質

而文如素之加爲青蓋造者從質因者趨文物
理之自然也

周坐尸詔侑武方其禮亦然其道一也

其禮亦然亦猶素之加爲青也至周不惟坐尸
且詔侑無方禮加於夏殷矣然其致愛致愨之
道則一也

周旅酬六尸大書以人謂言禮之節也
時祭必祫何也古之祭禮繁重自國君以上祭
之明日繹而饋尸若每廟植祭則人力窮百政

廢矣以六尸旅酬知每獻七廟之尸必同時而
畢獻也匪是則三獻五獻且日不暇給况九獻
十有二獻乎以旅酬者六尸知世室文武二尸
亦以尊不與旅也如獻至於七尸又徧酬六尸
則力不支時不逮矣上大夫饋尸卽於祭之日
諸侯以上則以明日正爲廟過於三則獻酬禮
殷必不能同日而畢事耳雖分二日其侑食之
儀酬酢之節必大減於士大夫惜邦國禮亡無
可徵信耳○適士三廟大夫三廟亦宜有尸自

相酬之禮而不見於經何也。六尸四尸之相酬已見於邦國禮。則於大夫士不覆舉。亦如諸侯入王在國在塗之禮已見於春朝夏宗。則覲禮惟具郊勞以後之儀節耳。至尸酬主人主人酬侑侑酬賓長以下之禮宜與卿大夫別。

曾子曰周禮其猶釀與。疏謂斂錢飲酒必非忘懷之酌。故飲必平徧不得偏頗。辭鄙義陋恐非曾子之意也。蓋士大夫相飲必立賓介備鼎俎具獻酬庶人工商則財

不給禮難成。故稽事既終以國法合錢共飲。正猶五廟七廟之尸欲依次各發爵以酬賓。則時不給禮難成。故變而通之爲尸自相酬之禮。蓋非此不足以洽歡心成禮節。故曰猶釀。蓋推究聖人緣情制禮所以不得不然也。七尸備獻六尸旅酬之後疑惟具尸酢王后賓長三節及嗣舉奠而無暇及祝侑賓長衆賓以諸父兄弟備言燕私必於祭之夕。故祝侑賓長衆賓兄弟之旅酬則於繹而僎尸舉之亦如上大夫僎尸則

禮記卷之十一
旅酬之節與特牲禮異耳。兄弟燕於宗而未得與賓相酬。則僨尸必與旅也。

君子之於禮也。非作而致其情也。此有由始也。是故七介以相見也。不然則已慤。三辭三讓而至。不然則已蹙。

君子非作為是禮。以強致人情。使從之。蓋有所由始。皆出於人情之自然也。如七介以相見。三辭三讓而至。似乎繁曲。然其始由於賓主相接。不可以未同而言。不可以徑前不讓。乃人情之

自然爾。

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頻宮。

謂有事於頻宮。蓋告后稷。似未安。天子有事於圓邱。不聞先告后稷。魯有闕宮。卽告后稷。亦不宜於頻宮。蓋非常之禮。必先擇士於頻宮。以習儀。配林。惡池。亦於禮輕者習儀。而後舉重。故曰慎之至也。

故凶事不詔朝事以樂。

舊說哭泣擗踊不待詔告。非也。杜喬之母死。宮

中無相。君子以爲沽。孝子沉痛昏迷。啼哭擗踊。拜興出入。必待詔告。然後能赴禮節。記所謂凶事不詔。卽春秋傳所謂君三年不呼其門也。凶事不詔。朝事以樂。順而達其哀樂之性。乃所謂反本脩古。不忘其初。故作大事。必順天時。爲朝夕必放於日月。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是故天時雨澤。君子達。疊疊焉。

先王制禮。因天地之自然。君子體道。法化機之不息。故觀天時雨澤。而達於人道之當。疊疊而不懈也。

是故昔先王尙有德。尊有道。任有能。舉賢而置之。聚衆而誓之。

將言事天地之禮。而先舉此者。所謂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也。有德者未必皆有道。有道則於德兼之矣。故尙與尊異焉。周官大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四曰置。以馭其行。

因名山。升中于天。

周官天府職凡官府鄉州及都鄙之治中受而藏之小司寇職歲終則令羣士計獄弊訟登中於天府治中及獄訟之中每歲必登於天府則時巡柴望必以治民之功狀告於皇天此升中之義也

遠伯玉曰君子之人達故觀其器而知其工之巧觀其發而知其人之知故曰君子慎其所以與人者

承上文而言禮樂不獨可以觀世之治亂亦可

以辨人之愚知古人交接以禮樂相示春秋傳所載執玉歌詩觀者以知其禍福故所以與人者不可不慎也

洞洞乎其敬也屬屬乎其忠也勿勿乎其欲其饗之也

洞洞者虛中而無一物之雜也屬屬者內誠繼續而不解也勿勿者欲其饗而惟恐其不饗祭義所謂如將失之如語焉而未之然乃致其恍惚之極思也

羹定詔於堂

熟肉曰定者熟而蹙縮然後大小有定形也

內金示和也

內金謂進樂工舉金奏也

丹漆絲纊竹箭與眾共財也

古者庭實旅百宗廟之祭亦陳之以示威德及

遠非若幣玉用之以祭也康王之誥一二臣衛

敢執壤奠即此記所陳

孔子曰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一獻之禮不足以

大饗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饗

帝毋輕議禮

注大旅祀五帝非也祭山曰旅大饗之禮雖繁

然祖宗一氣相承誠意猶易貫注至山嶽之祭

則精神與相感召為難饗帝則德足昭事為尤

難也仁人為能饗帝孝子為能饗親其大小淺

深之間實有不可一視者矣。周官大宗伯職

國有大故旅上帝蓋因災而徧祀五帝故言旅

猶小宗伯職天地之大裁類社稷宗廟也此對

饗帝而言則為山嶽之祭明矣

國祚火效土帝靈國祚新制師王帝效有為

為空而實百不世一師作突口即百入宗師

此此司人高折饗帝

禮記禮記禮記禮記

禮記禮記禮記禮記

禮記禮記禮記禮記

禮記禮記禮記禮記

禮記禮記禮記禮記

